



源於真 李漢源

### 土庫曼之行(二)

「土庫曼」這個在中亞細亞的國家，在踏足過後表面給我的感覺是不錯的，人口約500萬，首都阿什哈巴德整個城市寧靜、清潔，像是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模範城市，她也跟其他中東國家一樣，都希望主辦多些世界級體育盛事，藉以宣傳自己的國家，以增加在國際上的知名度。

2017年土庫曼主辦了亞洲室內運動會，他們用了4年時間去蓋建多個符合國際標準的場館；大會安排我們一班亞洲廣播聯盟與會者參觀所有新蓋建的體育場館，各個場館的建設當然都達到奧運比賽標準，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傳媒酒店」，竟具備有六星級的酒店設施！在這次亞洲室內運動會期間，土庫曼更免費招待世界各地的部分傳媒到阿什哈巴德採訪，還包機票來回食宿及當地交通，可見他們對傳媒是非常重視的。

當我們了解一個國家的地方經濟、民情等較深入的層面時，通常跟當地人聊聊天，就會在聊天中略知一二；但在土庫曼的旅程中，想要接觸當地人好像比較困難，他們感覺不願意跟我們作溝通及交流，那我們只能從當地接待我們的電視台工作人員身上去了解這地方。跟他們相處過後，知道他們很尊敬及崇拜他們的總統，政府幫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安排上做得不錯，包括教育、住宿、工作等；另外也因為土庫曼石油資源豐富，所以國家在經濟上可以資助國民，人民也可以豐衣足食，表面看也不錯。但即使我們逗留短時間亦會感覺到，他們的政府對人民管制也不少，簡單就以我們住

的酒店為例，Wi-Fi是有的，但網速超慢，而很多網站更連接不上；在亞洲室內運動會期間，體育場館及媒體酒店的Wi-Fi是沒有問題的，但當離開這些地方，網絡就連不上了，可想而知其實Wi-Fi對於當地一般市民而言應該還存在很大限制。

大會除了安排我們參觀所有體育場館外，還安排我們傳媒參觀一些博物館，土庫曼是中東國家，主要工業生產是地氈，但地氈博物館也是沒有什麼遊客，我們就像國賓級參觀者，專人帶領及講解有關地氈的製作過程。之後再到國家歷史博物館，博物館館長也親自接待，講解員很用心地詳細講解土庫曼過往歷史：公元前600年由波斯帝國年代，再由蒙古帝國到土庫曼民族加入俄羅斯聯邦，1991年宣布獨立，總統終身制。如想再深入了解土庫曼這地方，可能需要花較長時間了，但我們匆匆逗留5天就要離開，不禁有點意猶未盡。

我們乘坐當地時間凌晨5點航班先飛往杜拜再轉機回港，凌晨2點由酒店出發前往機場，路程約45分鐘，路上竟然燈火通明，包括所有沿路的建築物，不知這些燈火是否因我們這班亞洲廣播聯盟與會者的經過而亮着，還是這個城市24小時都是燈火通明的呢？



土庫曼獨立紀念廣場。 作者供圖



方寸不亂 方芳

### 「影帝」移民

香港「影帝」大讚台灣民生好，表示有計劃移民台灣。他說，香港政府推出「逃犯條例」引起民怨，雙手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拱讓了給人家，香港如今是無演藝工作可做，如果移民台灣後，他可以「教戲」。

本來，「影帝」移民與否，並不是我所關心的，但他一番感慨，卻有顛倒是非之嫌。是誰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拱讓了給人家？香港政府推「逃犯條例」，不是一早就撤了嗎？撤了之後，是誰在鼓動「黑暴」，一步一步要毀掉香港？汽油彈、搶警槍、火燒人、毆司機、扑酒樓、燒銀行、網起底、拜美國、制裁香港……曾鼓動和參與其中的一分子，把香港推向黑暗，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拱讓了給人家，為何把責任推了給政府？

「影帝」提到，香港無工作可做，到台灣可以「教戲」，很悲情吧？其實悲情是你的偏執，選擇了不歸路。有「影帝」光環，在台灣「教戲」不難，問題是台灣的戲有多少？能哺育多少電影人，哪怕是退休的老人。上一輩的人沒有後輩的學習機會，也沒有表現才華的平台，劉江離「影帝」光環那麼遠，仍能憑着他對工作的熱誠，搭建自己的演藝小天地，有無工作可做，完全在於個人的選擇。

無線電視《金宵大廈2》開拍，其中上集角色「林老師」沒被邀請，讓人關注起老戲骨劉江，側聞他回內地拍戲去了，在更廣闊的天地繼續他的戲癮，永不休休。機會是留給有工作熱誠的人，哪怕是退休的老人。上一輩的人沒有後輩的學習機會，也沒有表現才華的平台，劉江離「影帝」光環那麼遠，仍能憑着他對工作的熱誠，搭建自己的演藝小天地，有無工作可做，完全在於個人的選擇。

身邊上了年紀的朋友中，也有人因為政見，計劃要移民台灣，人各有志，那就不阻人發達了。不過好笑的是，這朋友憧憬一番後，又有顧慮，台灣除了有地震外，短期內會否有打仗呢？這問題無人能給予答案，如此多慮，有得震，有得難，何苦移民？



書聲蘭語 廖書蘭

### 香港筆會跨越一甲子

「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Hong Kong Chinese Centre, PEN International, 簡稱：香港筆會 PEN Hong Kong) 於1955年3月26日成立，至今已65年的悠久歷史。當年由本港文壇著名文人黃天石(傑克)創會，參加成立大會的創會會員俱為文化學術界知名人士，計有：燕雲、黃天石、羅吟圃、左舜生、易君左、水建彤、徐述、力匡、孫述憲、鄧中龍、金達凱、鄭竹華、支梅、姚天平、王道、黃思聘、胡欣平、徐東濱、陳濯生、何家驊、羅香林等20餘人。稍後，耆宿陳克天、雷嘯岑、冒季美以及多位健筆作家也陸續參加。

歷屆會長有：黃天石、羅香林、李棣、李秋生、王世昭、何家驊(岳騫)、徐東濱、朱志泰、林仁超、余玉書、胡振海、廖顯樹、江素惠、裴有明、張傑昌、喻齡居，至現任會長廖書蘭。

著名會員有：饒宗頤、徐訏、徐述、易君左、左舜生、司馬長風、李輝英、劉以鬯、慕容羽軍、胡鴻烈、鍾期榮、鍾景輝、陳蝶衣、唐碧川、黃崖、黃思聘、潘柳黛、盧森、姚立夫、吳瀟陵、胡菊人等等。可說是，1949年南來文人匯聚之地。

香港也許有幾十個作家團體，但唯有「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簡稱「香港筆會」是國際筆會(International PEN)在香港的合法分會，除每年需向倫敦總會繳交會費外，亦需派會員參加在世界各個國家地區召開的年會。倫敦總會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屬下一個國際性的作家團體。1921年由英國小說家諾貝爾

爾文學獎得主高爾斯華綏創立，總會設在倫敦，至今超過100個地區設有分會，只收團體會員，不收個人會員。P.E.N.是筆會的簡稱，但它與筆沒有什麼關係，源自P是POET(詩人)，E是EDITOR(編輯)，N是NOVELIST(小說家)。

今天香港筆會延續65年來南來文人風骨，文脈筆耕不輟，近年邀請了大量的青年文化才俊加入陣營。

回顧筆會13年因行政疏忽被註銷，到被同行竊會，經歷許多的曲折和艱辛的過程。書蘭基於一生對文學的追求，對廢續前賢香火的執着，力所能及恢復筆會的國際地位，至今依然是國際筆會在香港的合法代表，在國際文學舞台上，宣揚中華文化，提高本會在國際間的影響力。

國學大師錢穆曾說：「我站在這裏不是為了講學，而是為了招募復興中華文化的義勇軍，看誰願意為中華文化犧牲、奉獻。」我相信錢老師的招募還有效，復興中華文化的義勇軍仍然會接踵而來。

明年(2021年)適逢International PEN 倫敦總會100周年會慶，年會場地選址牛津大學，總會為慶祝百年文學基業，特別製作了世界各地筆會的歷史彙編，兩年總會向各地分會邀稿，本會義不容辭不遺餘力提供了65年來的珍貴史料，可說是，為香港文學在國際文學殿堂上，留下一頁史冊。

書蘭擬將組團參與世界百年文學盛會，藉此在國際年會上展示中國香港文化的正能量，並以此自我期許，冀盼與新生代文化人再續香港筆會輝煌。



在本港擁有65年歷史的作家團體。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 人生最美麗的數字

劇名《三十而已》，未知劇情，已可推想到是年近三十女角的群戲了。真的，三十已不再是女性的敏感年齡。「三十而立」主要還是為男士們而說，至於女性，最著重的終身大事還是擇偶吧，過去男權主義社會口頭有14個字也夠可惡，就是什麼「男人三十一枝花，女人三十爛茶渣」，也真影響了好幾代女性的心理不平衡，直至二十世紀末之後，女性普遍進入職場與男性平分天下，回復芳華正茂的「女強人」一族，自信心強了，比起事業還未見成就的男士們，她們看來才更像一枝花。

這話對男士並無不敬和貶意，只是說男士們成家立室觀念強烈，責任心重，跟事業女性賺錢買花戴的心情相比之下，男士們工作壓力疲於奔命，臉上不自覺流露出來的憔悴，總比起同年女性的青春魅力至少要輸幾分，所以女士們才不在乎說：「三十而已！」

編劇家和愛情小說家對「三十」才敏感，試看看中外愛情故事的主角，年齡都在三十之下就明白了。莎士比亞的羅密歐朱麗葉到《鐵達尼號》故事固然，我們的張君瑞崔鶯鶯和梁

祝也不用說，戀愛年齡看得最認真的還是曹雪芹，寶玉黛玉都不外十五六歲，真懷疑曹公戀童成癖(不是變)不然何以他紅樓中談情說愛的男女，平均都沒超過十九歲？

現代愛情故事的主角延至二十八歲也是極限，是不是當中有個共識密碼，暗示三十已不宜談情說愛就不必多說了，是不是擔心讀者對過了三十歲的女主角提不起興趣？就很值得研究。同時也可能為了討好過了豈芽夢的讀者，好等他們在影像和文字間可以回味失去的青春。

可是小說影視上的愛情故事，與今時今日的社會現實也大不符了，雙三十花甲的愛情主角還在天上演，而且當中還包括殉情畸情不倫之戀，甚至離奇到連古稀女子都會遇情騙。



對現代女性來說，三十才是花樣年華。 作者供圖



百家廊 采拉

### 荷花季節說荷畫

教水墨荷花的第一課，剛開口說一句老師今天教荷花，有個學生回我說「齊白石」，另外一個說「張大千」。

就算沒有畫畫，只要知道中國水墨畫，肯定都聽過藝術圈內「南張北齊」的大名。出自貧寒家庭的齊白石，從小體弱多病，父親看他力小難學農活，便送他去學藝。開始做雕花木匠。後來學畫肖像，並以此謀生。好學又好畫的他，不滿足於畫肖像，開始跟從當地文化人學詩文、篆刻、書法和繪畫。因緣際會39歲首次到北京，40歲開始周遊南北各地，拓展眼界和視野的藝術家，決定了他的思維比別人更開闊深遠，55歲他決定到北京發展。

後來他時常提到他在北京的貴人陳師曾，也是畫家的陳師曾評論齊白石的畫：「思想新奇，不是一般畫家能畫得出來的。」胸襟寬廣，豁達大度，且是惜才之人的陳師曾，對畫家胡佩衡說：「我們應該特別幫助這個鄉下老農，為他的繪畫宣傳。」陳師曾不是用口說而已，1972年，他帶著齊白石的畫作前往日本，在東京的中日聯合展覽會上展出。同學們聽到這裏回答：「現在終於了解為什麼齊白石在日本這麼紅。」除了名噪一時，齊白石的畫價亦跟著飆升。

日本是他跨出海外第一步，第二步立馬隨後跟來。法國人在東京選了陳師曾和齊白石的作品，帶到巴黎加入藝術展覽會。陳師曾逝世後，他感恩地說：「倘若沒師曾提攜，我的畫名，不會有今天。」為此他做了一首詩：「曾點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紙眾爭誇；平生羞殺傳名姓，海國都知老畫家。」要知道陳師曾不是普通人，他原名陳衡恪，是陳三立長子、陳寅恪哥哥，梁啟超稱他為「現代美術界具有藝術天才、高人格、不朽價值的第一人。」所以陳師曾的眼光足眾人信服的。

大家欽佩齊白石的「衰年變法」，這也是他被列為大師的重要因素。他創造出自成一家的畫畫風格，用紅色畫花，以墨色畫葉。形成畫面鮮明對比，後人稱「紅花墨葉」風格。他說是受陳師曾的影響和啟發。1937年日本入侵中國，極力拉攏享譽國際的齊白石，愛國的齊白石堅不屈服，遭到扣押，卻在3天後獲釋。有人說是他名氣太大，日本軍官害怕擔上迫害藝術家罪名，也有人說日本軍官過於喜歡他的作品，所以放他出來。

齊白石的繪畫審美最精關的定位是「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這句無數次被繪畫的人引用的藝術見解，不知道點醒了多少匠氣畫家？50歲才畫荷花的齊白石，以臨摹古人風格開始，多用墨色，極少填彩，構圖也簡單，然而用筆簡練，頗有八大山人筆意。漸漸由簡到繁。70歲前後，齊白石自認是「畫精可觀」時期，同時開始衰年變法，以色彩墨，凸顯「紅花墨葉」風格。晚年荷花圖墨色淋漓而色彩艷麗，筆勢豪邁，穿插繁密，人稱畫荷大師。

畫荷如果不識「南張」張大千，那沒資格把自己歸類為愛畫荷的畫家。張大千一生不只畫無數荷花，他無論到哪儿，都在居住的庭院內開闢池塘種荷花。後來環境比較偏僻的摩耶精舍，也有幾隻大缸專門養荷。水墨畫多花卉題材，他偏愛荷花。畫中的荷形態各異，甚至以氣候，風、雨、晴、露記錄荷的千姿百態，故有「大千荷」之稱，更有評論者直接就讚譽大千荷為「古今畫荷的登峰造極」。

傅申教授在研究《大千與石濤》文中指出「大千的墨荷……是兼採八大的荷葉與石濤的荷花，從八大得氣，自石濤取韻，故能自成一派。」大千曾說：「清湘花卉蔬果成偶永有致，不落白陽、青藤窠白……先施水墨，後籠淺綠，蓋山水法也。」「清湘」是石濤的號，石濤原名朱若極，又號苦瓜和尚、清湘道人等，「白陽」、「青藤」是明代水墨大寫意花鳥的

代表畫家陳淳(自號白陽山人)和徐渭(號青藤居士)。明代中期興起的「心學」，強調個人獨立思考和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又受到文人畫派的影響，繪畫變得更有生氣，畫法上出現許多突破，水墨寫意大家應運而生，最為著名的是號稱「青藤白陽」的徐渭和陳淳。

張大千早期的荷花多是仿效古人之作，從臨摹名家名作中掌握各家繪畫技巧的精髓，融會貫通，師承前人卻脫離古法，創造個人風格。有人評張大千畫荷：作品年年有，不斷推陳出新。他在35歲畫的《金荷》，法國政府收購珍藏，因此徐悲鴻說：「張大千的荷花，為中國人臉上增色。」晚年以潑墨山水，水墨淋漓的魅力展現到極致，這意氣飛揚潑墨法，也縱逸狂放潑彩在他的荷花畫裏，擺脫繩束，揮灑自如，氣勢磅礴，在形式和意境都超越前人，開闢了畫荷新境地。他在77歲的《鈞金紅蓮》題的是「無人無我，無古無今」，84歲的《雨荷》題「此亦前賢所未經拈者」，同年另一幅《紅妝照水》題「擬徐崇嗣沒骨法為之，南田而後無有效之者。」徐崇嗣是南唐畫家，乃北宋畫家徐熙之孫，南田即清代畫家惲壽平。同一年又有一幅《鈞金紅蓮》圖題字「墨落一時手不住，任讓老子做狂徒。」有人看畫中題詞說他狂妄，他聽之任之。因為走到「化古為己」時期的老畫家，已經自信滿滿呈現獨特風格的作品。

看着張大千的荷花圖，學生說張大千的荷葉像女人的裙子，飄逸有致。這是他用自己的審美感覺和藝術情趣加以提煉出來的獨有畫法，後來效仿者眾，儘管畫得再美，卻都是大千荷下的跟隨者。

張大千愛荷花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畫重在筆墨，荷花是用筆用墨的基本功。畫荷花，最易也最難。容易入手，難得神韻。」我借張大千大師的話轉述給學生上課。

這個荷花季節，讓我們都來畫荷。



獨家風景 呂書練

### 米歇爾出場

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周召開，確認了拜登及其女性副手賀錦麗(Kamala Harris)代表該黨成為11月舉行的美國大選正副總統候選人。由於時值疫情，一連4天的黨代會在網上舉行，一眾民主黨重量級人物輪流上場致辭，透過網絡為黨的代理人打氣，包括3位前總統卡特、克林頓和奧巴馬，他們除了推薦拜登外，更借機狠批特朗普，後兩位是公認的魅力型領袖，演講極具煽動性。

不過，在眾多致辭嘉賓中，我最感興趣的是兩位前第一夫人(當然希拉里是以前國務卿身份)，尤其是奧巴馬夫人米歇爾——在此時此刻，這位首位非裔第一夫人的出現，肯定有助拜登同時爭取黑人和女性的支持。加上米歇爾在內形象不錯，個人的專業形象甚佳，可謂非裔女性楷模。奧巴馬和拜登從初選對手到當選拍檔，合作8年，已建立起深厚的友誼，兩人在卸任時也依依不捨，甚至在告別會上灑淚擁抱，以致傳媒描寫「形如父子」。奧巴馬在這次演講時，也以「兄弟和朋友」來形容這段關係。他激勵選民拿出勇氣將曾經擔任其副手的拜登送入白宮。而當年「意外」輸給特朗普的希拉里則希望拜登及其副手能取得壓倒性戰果。

跟賀錦麗一半非裔一半亞裔的「半黑血統」不同，米歇爾是地地道道的黑人，擁有法學博士又曾擔任大學行政人員的她，早在成為第一夫人前，專業形象已廣獲認可。在白宮期間，作為兩位少女的媽媽，她又建立起親民形象。若由她當副手，拜登勝算更大。

雖然米歇爾屢屢露出「從沒想過從政」，她在去年出版的自傳《成為》(Becoming)中更特意強調——這可能是真的，性格務實的她似乎難以適應風雲幻變的政壇，這從她初入白宮時發出的牢騷可見端倪。然而，人是會變，而且往往是形勢逼人變，經過了8年白宮歷練的米歇爾畢竟不再是從前的專業人士，而是形象鮮明的前第一夫人。

在進入「黑人世紀」的今日，米歇爾的行情顯然被看漲。事實上，由她這位黑人為近期兩位無辜受害的黑人青年鳴冤和為有色人種說話，顯然更具說服力，她的演講亦情理並重，有力而具感染力。

根據美國傳媒報道，拜登的副手首選的確是米歇爾，更讚她「很聰明，知道整套流程，是個好女人」。顯然是米歇爾謝絕了他。那麼，米歇爾是真的「討厭白宮或政治」，還是有更大的志向或更長遠的籌劃呢？



琴台客聚 伍呆呆

### 四十而已

每年的8月，深圳總會熱鬧一陣子，今年亦不例外。例外的是，今年的8月本呆還遠在澳洲未能返回深圳，大家慶祝特區成立40周年的各類活動本呆都未能參與。唯一有一點參與感的是歐巴發來的他幫我做好的「深份證」圖片，上面有本呆被P得十分年輕又好看的照片，並顯示着本呆的「深齡」：30年。

於是便驚覺光陰流逝的可怕，30年過去，從前那個才10歲歲的小女孩已經變成了一個40多歲的大媽，也變成了另一個小女孩的媽媽。我一直稱自己為游牧民族，自小隨父親到處遊走，所到過的地方，停留最多不過3、5年，短居3、5個月的是最常有。唯深圳與其它地方不同，我一到之後便留下，而這一留便是30年，亦未打算再離開。

深圳後來被稱為「以夢為馬的城市」。那些年，大抵每一個心底有夢的年輕人都曾有過一個深圳夢，各種各樣的夢把深圳變成了一塊香甜的大蛋糕，有夢的人只要努力，總能啃上一塊蛋糕把自己餵飽。有夢的人大多是喜歡折騰的，本呆亦不例外。

我曾經在我的文章《呆在家裏和呆在字裏》中寫到過，在深圳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是無所事事地呆在家裏做師奶，每天只打打麻將逛逛街地荒廢光陰，一直到了而立之年，才幡然醒悟，想要去做點什麼來證明自己活着。我的一位好朋友有句玩笑話：「什麼都不會，就只能當老閩了。」本呆便是如此，最初走出家門的時候真的什麼都不會，先是去借錢開餐館，不到一年就把餐館開倒閉了，接着又去開科技公司，科技不懂半點，倒是掛羊頭賣狗肉地做了一些與科技絲毫不相干的項目，誤打誤撞地賺了些錢，把開餐館欠下的債還清了。

再後來，又開了文化公司，大抵是因為自己擅長而又喜歡，經營變得輕鬆起來。其間亦去過一些其它的城市，有一次甚至差點把公司搬去外地，最後又因為水土不服而回到了深圳。或許是因為有過那些變動，兜兜轉轉地，再回頭去審視自己，才又尋回了自己最初的夢想，那些與文學有關的夢想。或許，深圳的「特」在於他的包容，所有的夢想都能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所以，它給了我放棄經營公司，專注寫作的最大底氣，而這種底氣讓我終於能夠從「呆在家裏」到「呆在字裏」，在寫作上不斷地有着豐富的收穫。深圳40年也正值澳洲疫情緊張，中澳關係緊張的時候，便有深圳的朋友又是擔心澳洲的疫情，又是擔心本呆被澳洲的「排外」所波及。感激朋友的關懷之餘，我安慰她，其實澳洲和深圳一樣，深圳是移民大城，澳洲是移民大國，放眼望去皆是「外人」，也就不存在「排外」了。於是想起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便安心了。(澳洲漫遊記之三十一)